

南洋少女泪

——越南难民两姊妹沦为妓女的悲惨故事

程凌征
侯维海



南 洋 少 女 泪

——越南难民两姊妹
沦为妓女的悲惨故事

程凌征 侯维海

南 海 出 版 公 司

1989·海口

责任编辑 温玉杰

封面设计 张迅

南洋少女泪

——越南难民两姊妹沦为妓女的悲惨故事

程凌征 侯维海 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海口市机场东路10号仁芳楼)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9印张 202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540册

ISBN 7-80570-022-2/I·10

定价：3.20元

943914

内 容 提 要

一九七八年以来，越南当局反华排华，入侵柬埔寨，控制老挝，战事连续不断；先后有五十余万难民流亡香港、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及西欧等地，形成巨大的移民浪潮。本长篇用大量翔实材料，描绘了越南难民黎文雄和他的儿女们到香港后的悲惨遭遇。他们日夜面临着饥饿、抢劫、绑架受尽歧视侮辱，两个女儿被迫沦为酒吧女招待和娼妓，最后家破人亡，再度流浪到南洋诸国，演出了一幕国际性大悲剧。

本文情节曲折，环环紧扣，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难民的苦难和香港社会的生活，集可读性、趣味性、知识性、思想性于一体。可令读者朋友耳目一新。

目 录

第一章	“胡志明号”恩仇	(1)
第二章	难民营轶事	(15)
第三章	碰碰碰酒家	(30)
第四章	姐妹女招待	(41)
第五章	恶魔与美女	(54)
第六章	被劫持的少男	(68)
第七章	圈套与花环	(81)
第八章	闯入魔窟的女人	(92)
第九章	海滨别墅里的罪恶	(103)
第十章	祸起萧墙	(115)
第十一章	男女“福尔摩斯”	(125)
第十二章	不该失踪的少女	(138)
第十三章	香港不相信眼泪	(150)
第十四章	误入白宫	(161)
第十五章	阴谋与爱情	(173)
第十六章	为人作嫁几时休	(185)
第十七章	从狼窝到虎穴	(197)
第十八章	被通缉的少年犯	(211)
第十九章	港岛重逢	(222)
第二十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233)

第二十一章	流浪家族.....	(247)
第二十二章	卖身葬父.....	(260)
第二十三章	世界没有她们的位置.....	(270)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3)		第三章
(4)		第四章
(5)		第五章
(6)		第六章
(7)		第七章
(8)		第八章
(9)		第九章
(10)		第十章
(11)		第十一章
(12)		第十二章
(13)		第十三章
(14)		第十四章
(15)		第十五章
(16)		第十六章
(17)		第十七章
(18)		第十八章
(19)		第十九章
(20)		第二十章
(21)		第二十一章
(22)		第二十二章
(23)		第二十三章
(24)		第二十四章
(25)		第二十五章
(26)		第二十六章
(27)		第二十七章
(28)		第二十八章
(29)		第二十九章
(30)		第三十章
(31)		第三十一章
(32)		第三十二章
(33)		第三十三章
(34)		第三十四章
(35)		第三十五章
(36)		第三十六章
(37)		第三十七章
(38)		第三十八章
(39)		第三十九章
(40)		第四十章
(41)		第四十一章
(42)		第四十二章
(43)		第四十三章
(44)		第四十四章
(45)		第四十五章
(46)		第四十六章
(47)		第四十七章
(48)		第四十八章
(49)		第四十九章
(50)		第五十章
(51)		第五十一章
(52)		第五十二章
(53)		第五十三章
(54)		第五十四章
(55)		第五十五章
(56)		第五十六章
(57)		第五十七章
(58)		第五十八章
(59)		第五十九章
(60)		第六十章
(61)		第六十一章
(62)		第六十二章
(63)		第六十三章
(64)		第六十四章
(65)		第六十五章
(66)		第六十六章
(67)		第六十七章
(68)		第六十八章
(69)		第六十九章
(70)		第七十章
(71)		第七十一章
(72)		第七十二章
(73)		第七十三章
(74)		第七十四章
(75)		第七十五章
(76)		第七十六章
(77)		第七十七章
(78)		第七十八章
(79)		第七十九章
(80)		第八十章
(81)		第八十一章
(82)		第八十二章
(83)		第八十三章
(84)		第八十四章
(85)		第八十五章
(86)		第八十六章
(87)		第八十七章
(88)		第八十八章
(89)		第八十九章
(90)		第九十章
(91)		第九十一章
(92)		第九十二章
(93)		第九十三章
(94)		第九十四章
(95)		第九十五章
(96)		第九十六章
(97)		第九十七章
(98)		第九十八章
(99)		第九十九章
(100)		第一百章

第一章 “胡志明号” 恩仇

黎文雄和妻子儿女们刚踏上“胡志明号”货船，启航的汽笛拉响了，声音拖得很长显得很悲壮。货船象颤巍巍的老人，摇摇晃晃地离开了鸿基东港码头，码头上的哭声象海潮，人的样子象送丧。天空没有流云也没有风。北部湾的海域仍是一片湛蓝。

这是一艘由越南鸿基开往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难民船。船头的红十字旗帜迎风猎猎。战争还在中越二千一百里长的边境线上继续着，他们厚着脸皮，将借道中国琼州海峡抵港。若绕道南中国海，够他们走五天的水路。

大女儿黎小萍在底层一间大货舱里寻得一块可供全家五口人坐下来休息的地方。他们的行李一共是两捆裹着被褥衣什的布包和一只装着洗刷用品的小网兜。二女儿黎小玲取出一条旧毛毯铺在舱底，全家都默默无闻地坐到毯子上想心事。他们不是去省亲，不是去旅游观光，而是去流亡，越南当局给他们每人发一本蓝皮的难民证书，这就等同于办理了万国护照。地球是椭圆的没有尽头，难民们爱上哪就上哪。能养得起一百二十万庞大军队自诩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却养活不了五千万子民。只得一船一船地往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地以及西欧诸国运

送，也有从陆上跑到泰国甚至缅甸的。这些消息，黎小萍和黎小玲姐妹俩的前兄从越南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和《人民军队报》上读到过。那时，她们和弟弟同在一所学校里念书，爸爸是吉婆岛上的老渔民，母亲持家，日子过得还凑合。岛上的渔民打下鱼去换国家的粮食。后来，政府不再供应粮食，而鱼却照要不误，把岛上的人一个个逼上了内陆，再一个个逼出越南，去四方流浪漂泊，她们的哥哥黎小安就是在两年前随同十五万同胞一起流亡到泰国的。

船舱没在水里没有窗，又矮又闷，一盏小灯泡吐着昏黄的光。这艘船上至少有二千名难民，二千名难民的神色都很悲哀，他们乘坐的“胡志明号”货船仿佛要开进阴间地狱。黎文雄老汉爬在甲板栏杆上，浑浊的目光凝视着灰蒙蒙的海面。作为渔民，他并不剽悍，也不魁梧伟岸。他健朗而精明。他眼眶、额骨、下巴匹突，眼珠子陷得很深，会让人想起中国周口店远古时代的猿人来，被风浪抹黑的脸额象罩着一张打皱的墨鱼皮，老化了的面部神经已显示不出他的悲恸，只有搭拉下来的眼皮表示出他的忧郁和痛苦。

货轮沿吉婆岛北岸航线驶向中国的琼州海峡。自从这座岛屿进入他的视线，他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太阳掠过海南岛上空从东方斜射过来，往日这正是渔民们出海的时节，他对这一片海域太熟悉了，北边是群兰岛，往南是白龙尾岛，一片片岛礁，一丛丛珊瑚，一泓泓海湾，潮涨潮落，他都了如指掌。他的曾祖父自越南黎朝末期从南越金瓯角移民到吉婆岛上定居已一百多年了，他清楚地记得，十六岁那年，法国军队把越南沦为殖民地，这座小岛也屡遭践踏、蹂躏，没有一个人离开她；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天皇海军沿琼州海峡过来，首先占领了吉婆岛，烧、杀、抢掠，也没有一个人

丢下这座美丽的家园出外谋生；妻子生下大儿子黎小安那年，美国制造了震惊于世的北部湾事件，太平洋舰队的飞机轰炸了吉婆岛，渔家子弟纷纷起来组织游击队，抗美援朝，更是没有一个人出走他乡。如今，南北越早统一了，反而被逼得走投无路、四处漂泊。这是什么世道啊！近五千万越南人中，有三千万忍受着饥饿。

黎文雄五十八岁，已是黄土埋到胸口的人了。要不是儿女们缠得紧，他是舍不得这把老骨头漂洋过海葬到他乡的。儿女们劝他说，柬埔寨战场的越军快撤军了，跟中国人也不可能年年月月地打下去的，出去了总有希望回来的，他知道这一希望十分渺茫，可是又不能眼看着儿女们饿死。先前，岛上的人都说他有福气，生了一双天仙般美丽的女儿，有人考证过，是吉婆岛有史以来最漂亮的两个女人。姐妹俩既有渔家女的健美、丰腴，又有都市少女的婀娜娇柔，更有热带姑娘楚楚动人的风姿和气质。大女儿内向，有一种幽柔飘逸，恬静含蓄的冷艳美；二女儿性格外露、浓眉大眼、深深的酒窝甜润迷人，洋溢着处女的纯真。有了这两位千金，对于一向争强好胜的黎文雄来说，简直是鱼和熊掌兼而得之了。可相比之下，他始终认为二十岁的黎小萍是自己最得意最成功的杰作，她继承了父母的一切优点，漂亮、温柔、贤慧，更主要的是她有城府、有主见、有魄力、有心计，二女儿黎小玲就显得过于单纯、天真了，他甚至看不惯她的娇媚和妖冶，十足的疯疯癫癫的“野小子”。可是妻子却偏偏最疼爱二女儿，也许是她的个性太象黎文雄的缘故而出于逆反心理。十多年前夫妻俩曾打过一场萧墙官司，他说大女儿最漂亮，妻子说二女儿最漂亮，这场永无结果的官司一直成为夫妻间空闲时调节精神活跃气氛的话题。不知怎么搞的，夫妻俩对

小儿子并不十分喜爱，智商、气质、相貌，都比不上女儿，似乎在夫妻俩作爱时不经意的時候造就了他，恰好继承了他们的缺点：父亲的烈性和母亲的优柔寡断。尤其是后者，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弱点。优柔寡断的男人，有太重的女人气，肯定不会有太大出息的。在这一点上，夫妻俩的看法是一致的。幸亏两个女儿极爱他，开口闭口都是“阿弟阿弟”，故意让老俩口震耳欲聋。她们知道父母都不宠爱他。

吉婆岛渐渐地远成一个小黑点，再也映不进他的眼帘，他才淌出两行老泪来，把浑浊的眼珠子洗得亮晶晶的，又被热哄哄潮乎乎咸腻腻带着浓浓海洋气息的海风吻干。海鸥围在船尾久久地贴着水面盘旋，还发出凄厉的叫声，仿佛是他对故乡的阵阵呼唤。他知道自己是一家之主，精神上绝对不能垮，多病的妻子，如花似玉的女儿，放荡不羁的儿子，都离不开他的庇护。他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到了舱底，舱底闷热难忍，妻子和儿子都睡了，两个女儿见他进来，把挽到大腿跟的裙裾放下来，给他挪出了一点空位，他慢慢腾腾地坐下来，二女儿娇柔地说：

“阿爸，我要出去。”

“出去干什么？外头乱着呐。”

“呆这里热死了，我受不了。”

“受不了——受不了也得受。”他责备她，“现在你是四处流浪漂泊的难民了，懂吗？不再是吉婆岛上千人爱万人夸的公主了，忍着点。”

其实，她上船时来不及解手，被尿憋急了，加上日夜奔波，过度的劳累，“例假”提前了三天。这种事如何忍得了，染到裙子、毯子上，难闻又难堪。天下莫过于女人最清楚自己女人的事了，大女儿黎小萍拉起她的手说：

“阿爸，我陪阿玲去。”

“这可不是玩的地方。”

“这我知道。”

“那就快去快回吧！”

望着这双女儿娇美动人的背影，他一直是美气得不行，可眼下却让他心神不宁了。女人过于漂亮，是福也是祸。都说香港那地方，是男人的天堂、女人的地狱、冒险家的乐园，而他为什么不率领全家去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或者印尼这些较为安定的岛国上，偏偏漂洋过海到充满凶杀、色情、黑社会集团十分猖獗的香港来，主要是他们全家都会汉语，且说得自然流利，黎小萍和黎小玲还会一些英语。而香港百分之九十八是汉人，汉语和英语在港岛通用，如果出走他国，语言障碍会使他们坐在难民营里寸步难行。查查越南社会的历史，自公元十世纪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李朝，就定汉文为全国通用文字，李公蕴于1010年颁布迁都升龙（今河内）的诏书就是用汉文写成的。直到十三世纪陈朝时期，大臣韩铃首先创造越南国音字“字喃”来代替汉字，越语才逐渐萌生，但与汉字一直处于并驾齐驱位置，越南人的姓氏也沿用中国的“百家姓”，二十万在越南定居的华侨，又扩大了汉语在越南的影响。黎文雄所在的吉婆岛，就有三十多家来自中国广东的华侨。早在中国解放前，这些华侨是闯南洋闯到岛上的。三十多年的交往，他和儿女们都成了中国通，中国话说得特棒。一九七八年底中越战争爆发前夕，华侨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了。两个女儿都念过九年书，天资又聪颖，学会了英语的一般会话。所以，全家商定把立足点定在香港是不无道理的。

黎小萍和黎小玲从人隙间挤进来，大汗淋漓，湿透了的

连衣裙紧贴在丰腴而不失窈窕的身段上，更显得曲线楚楚。无精打采的男人见到姐妹俩手拉手挤进来，眼睛“刷”地明亮起来，精神大振。这些来自北部湾沿岸岛屿的难民，穿得衣衫褴褛，神情一样悲伤。不通风的舱底，闷热得会让人窒息过去。现在是四月，正是越南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这片岛国没有风没有雨，被火球似的太阳愣愣地烤着……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就好过多了，夏季风从印度洋吹来，揭开了长达七个月的连续雨季。这里便没了冬天，最低气温均在二十三度以上。

黎小玲脸色腊黄，把头靠在黎小萍肩头，象只受惊的小鹿，忧郁的目光显出纤弱的神韵，她的眼睛又大又黑又深又亮，象一潭明丽的清泉，让人禁不住往里跳，眼圈呈天然的淡蓝，眉毛很浓，白皙的脸庞玲珑秀气，她把长发拢到一块，在头顶上盘成一个孔雀开屏的姿势，裸露出迷人的前额，红色连衣裙的领口开得极低，琥珀色的脖颈、牛奶一般洁白的酥胸，如海潮下的珊瑚，朦胧而清晰，浑身洋溢着热带少女特有的风韵。她才十七岁，生长在越南的十七岁少女早已发育成为女人所具备的一切条件了。她被汗水湿透的裙子紧缠在胴体上，红色的文胸把双乳衬得更加丰满、高耸而醒目。她十分倦怠又十分含羞的样子，招来了附近不少异性色迷迷的目光。对于男人来说，视觉上或触觉上的刺激，可以象吸鸦片一样提神。他们身上凡是能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剥了下来，结过婚的娘们，也无拘无束地脱下外衣，剩下背心和裤头，船舱里满目是光溜溜的肉体，象下了一大锅精粉面饺。坐在黎小玲边上的一个矮墩墩的男人，浑身长满金黄的汗毛，胖笃笃的象只从印度洋爬上来的雄海狗。他的目光始终是色迷迷地盯着她屹然挺立的双乳和裙裾下裸露的雪白的

大腿，他只要稍把头低一低就能看到她的三角裤了。她只得用手捏住裙裾，红着脸避开他那猥亵的目光。

轮船航行到中午，舱内才渐渐地安定下来。蹲着的、坐着的、躺着的，各得其所。海浪涌着船体，象摇篮一般把人摇得昏昏沉沉的。少数内地来的难民开始吐浪，舱内臭气熏人。这是一条货船，不是人呆的地方。而从鸿基到港岛，他们要走三昼夜的水路呐！

突然，三个穿短袖、拿警棍、戴变色镜的警官，凶神恶煞般地出现在货舱门口，把数百名难民打量了一遍后，拿腔捏调地宣布，奉当局安全部的命令，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接受安全检查，防止泄露国家机密和走私，下令所有难民打开行李、取下身上携带的所有东西，逐一检查过关。有携带文件、文物、金银、毒品等不主动报告者，将乘这条船遣送回越南，并以叛国罪或走私罪论处。

第一个接受安全检查的是一对老年夫妻。膝下并无儿女陪伴，据说他们的两个儿子早年到了香港，经营起一个酒家，生意颇为兴隆，他们让两老到香港定居，安度晚年。

“把你的包打开！”高个子警官用脚踢了踢老头的腿骂道，老头转着眼珠子未听明白。

“你耳朵聋啦！”警官又骂了一句。

老人转过神来，陪着笑脸说：“警官先生，我们不是难民。”

“不是难民——上难民船干什么？”

“去香港我儿子哪儿。”老人急忙掏出护照，“这是护照，警官先生，请你过目。”

警官接过护照，连瞧也不瞧一眼，就收进公文包里。

“这……”老人迷惑不解。

“这什么，快把包打开！”

老人收回笑容，知道对这帮人骂笑简直是浪费感情。他后悔当初不该为节省路费而乘难民船遭这场横祸。提包被翻得乱七八糟，竟翻出一捆用麻绳扎着的美元来，足有三千元。三位警官的眼睛都直了，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多的美元，只知道美元很值钱。骚乱的船舱骤然寂静下来，人们的目光盯着烫金的美元和衣衫褴褛的老年夫妻身上。仿佛空气也凝固了，只有地球仍在脚下转动。高个子警察从失态中惊醒，冷笑着说：

“上头有令，外汇一律上缴国库。”

老人急了：“警官先生，这是我儿子邮来的路费用。”

“不错，你不能白坐我们的船。”高个子警察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收下这笔钱，算是你们的路费，这可是合情又合理。”

老人哑然。老太太老泪纵横恳求道：“先生，你行行好吧，这钱你们不能拿走啊！”

“我们从来不强求人，你是要钱，还是要护照，随你的便嘛。”

老两口知道没有钱在香港寸步难行，若没有护照更是难行寸步。他们只好要回了护照，然后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情景很是悲惨，在场的难民敢怒不敢言，若得罪押船的警官，随便找个理由把你遣送回国是小菜一盘。

下一个接受检查的是一位独身女子，长得并不十分漂亮，但身材匀称、发育得很丰满，穿着水红色的裙子站起来的时候，确实有婷婷玉立的样子。警官们检查她唯一的一只手提箱时，心不在焉，匆匆地翻了翻了事，而动手搜身时，三双手把这独身女子从头到脚摸得很仔细很有经验。开始，

这位女子的眼睛是闭着的，全当什么都没有发生，忍耐一下就过去了。她突然神经质般惊叫了一声，不知是哪一双手捏痛了女人敏感的或怕捏的地方。坐在黎小玲身边的那只长满毛发的“雄海狗”看得津津有味，巴不得上去扒光她的衣裤检查才够刺激。他也时常回过头来望着黎小玲姐妹俩幸灾乐祸地笑。

警官们变着戏法子在舱里折腾了个把小时，捞到了不少好处占到了不少便宜，然后装成正人君子的样子盛气凌人地围向黎小玲一家。

黎小萍的心如兔子在胸腔里蹦跶；黎小玲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裙子横眉冷对；黎文雄老汉上前把一对女儿和妻子挡在身后，叫儿子黎小宁打开两个提包。警官们对物品似乎没有多大兴趣，只是胡乱翻了翻，提包里除了衣服和日常用品，其他一无所有。高个子警官挥舞着高压电警棍对黎文雄说：

“快把东西交出来！”

黎文雄莫名其妙：“东西？什么东西？先生。”

“你要是假装糊涂，等我们来动手，就有失两位小姐的雅观了。”

“你的话我不明白，先生。”

“想领教是吗？我们会让你明白的。”高个子警官把警棍一挥，一声吼叫：“动手！”

“慢！”生性耿直的黎文雄两手插腰，挺着海岸般结实的胸膛大胆地往前迈了一步，“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执行公务，奉命检查。”

“我们是难民，是被你们西征北战逼得走投无路，才漂洋过海的，你们竟这样对待难民！”

“难民算什么？”高个子警官直言不讳地说：“难民就

是丧家的狗，没有人豢养的畜生。”

“啪”地一声，黎文雄老汉不知从哪来的一股蛮劲，竟一耳光打在高个子胖乎乎的脸上。高个子警官捂着脸眼前冒着金星，以为自己要发财了，老半天后才明白过来是挨人打了，而打他的人不是他的上司也不是他的同伴，而是一个被他视为丧家狗的难民，他岂能容下这奇耻大辱，他象一头受伤的猛兽又吼又嚎，操起电警棍就触到黎文雄的胸膛上，只听得一声绝望的呼喊，黎文雄被警棍上传来的千伏高压电击倒在地上。全家人一时乱了方寸，围着黎文雄又是哭又是喊。

高个子警官耸耸肩摊摊手，做出一个十分潇洒的动作来，颇为得意地说：

“电的味道不错吧，我可以以妨害公务罪，把你扔进大海喂鲨鱼，这属于正当防卫。”

被激怒了的难民这会儿几乎全围了过来。高个子警官心里明白，若真的动起武来，扔进大海喂鲨鱼的该是他们三位警官，众怒不可犯，他收起警棍，命令手下说：

“把这位小姐带走！”

黎小玲不象刚才那样胆怯了，厉声斥问：

“凭什么要带走我？”

“这很简单，小姐。”高个子警官天经地义地说，“你的无名指上有金戒指，触犯了国家海关法，我们有权利和责任对你单独审查。”

“哪条法律规定，女人不能带金戒指？”黎小萍上前护着妹妹说。

“我们不管你是戒指、耳环、项链，只认得黄金白银，携带出国就是走私犯，走私犯就得拘审或者遣送。”

黎小萍沉默了一下说：
们走了吧！”

“不跟我们走可以。”高个子警官淫笑着说，“就在这里检查吧！”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黎小玲忍不住问。

“不好意思，对吧，小姐。”

黎小玲脸上一阵羞红。她简直不敢想象，这几个流氓警官当着男男女女和自己父母的面会怎样折腾她。黎小萍把她推回到座位上，说：

“阿玲，你照顾好阿爸，我跟他们走！”

她知道妹妹单纯任性，脾气又烈，万一有个意外，父母会忧伤到死的。在这节骨眼上，该作出一点牺牲的应该是她这个做姐姐的。可黎小玲此时比男子汉还勇敢，率先出了舱口。

警官值班处设在船长室。室内放着一张笨重的办公桌，桌上放着一本蓝色的航海日志，上写：1987年4月17日7时由鸿基启航，经北部湾、琼州海峡、南中国海抵达香港。

高个子警官从酒柜上取下一瓶法国“威士忌”倒上一杯，满脸堆笑地递给黎小玲：

“小姐，来一杯压压火，别老那么绷着脸。”他端起另一杯酒呷了一口，用白手绢抹了抹嘴巴，献媚地说，“当然，你生气的时候跟你欢喜的时候一样美丽，一样迷人。象你这样漂亮的姑娘，其实根本用不着出国，在越南不论哪个地方都能挣到饭吃的。”

他说着，又灌了一口。

黎小玲没有接受他的好意。她知道男人无缘无故地给女人好处，就象黄鼠狼给鸡拜年一样危险。她没有接过杯子，